



“抢”春天

■刘永胜

冬已过去,整个春节却雨雪不停,很冷。可季节已是春天,这是料峭雨雪也改变不了的既定事实。

正月十四这天,久违的太阳终于从灰厚的云层中探出头,顿时,黔北大地一片欢腾。

站在窗前望着阳光下还覆盖着白雪的远山,我向妻子俊丽和女儿思麒提议出去寻找春天。俊丽笑着说:“这么冷,哪能找到春天呀?等到晚上,我们像去年那样去人家地里‘偷青’算了。”

俊丽说的“偷青”,其实就是正月十四这天晚上到别人家菜园子里“偷菜”,最早原本是仁怀青年男女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后来就逐渐演变成春节里去别人菜地里薅几株青苗讨个吉利的风俗。

在海边长大的思麒好奇地问:“啥叫‘偷青’呀?”俊丽冲着思麒神秘一笑,说:“‘偷青’就是‘偷’春天!”思麒手舞足蹈,拍着手叫道:“好啊好啊,我也要‘偷’春天!”

我觉得俊丽的话很有诗意,也笑道:“我们别去‘偷’春天了,我们去‘抢’春天吧?”

思麒说:“怎么抢呀?晚上去‘偷’更好玩儿哩!”

我拿一把生锈的镰刀,俊丽拿一把刀口卷了的废弃菜刀,思麒拿一把剪刀并提着一个大口袋。我们仨雄赳赳地出发,去“抢”春天。

顺着一条水泥小马路往下走,走到地名叫岩坪当坝的一个山湾。山湾几户人家都是漂亮的小楼房,院坝里停着小轿车,七八个孩子在院落里嬉戏玩耍。山湾种高粱的土被犁铧翻过,踩上去松软如棉,土上面荆棘丛中生长着十几棵青黑的柏树,淡定地望着对面山坡上那个处于节日祥和气氛中的村落。

我突然发现石旮旯间一畦土里有一根筷头粗的野葱,便一步跳过去,嘴里喊:“我找到春天了。”俊丽和思麒见状也跑了过来。野葱有五六公分高,葱干洁白,三枝葱的茎叶绿如碧玉,指向蓝天。我用左手小心地捏着葱干,右手挥着镰刀刀尖,刨开葱周围的松土。

思麒说:“爸,你直接拔不就得了?”我说:“这野葱不是随便生长的,它的根头埋得很深,一拔就断了,况且野葱最好吃的地方就是葱头。只有春天到来了,它才长出来。”思麒说:“野葱也是在跟雨雪抢春天哩。”然后,思麒又略带忧伤地说:“爸爸,人家野葱长得这么辛苦,我们怎么就忍心挖它回去吃了呢?”

我为才十岁的女儿有对生命如此的敬畏之心而高兴,就边挖着边给思麒讲野葱其实是一道菜,吃野葱不光是味道独特,还利于消化,预防心血管病等,

就跟我们常吃的折耳根、茼蒿、大蒜等都是是一样的。其实,平时我们吃的葱也是从野葱培植“驯化”而来的。野葱虽然不畏严寒生长艰难,但生而为菜是它生长的最大价值。

思麒没等我说完,就嚷嚷:“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又在讲大道理了!野葱是营养丰富的菜……快看,前边还有好多野葱。”

我和俊丽顺着思麒指的方向望去,前边石旮旯间确实长着成片的野葱,一片一片的翠绿在黄土上点缀着片片春意。我陶醉在这片春色中,挥着镰刀冲过去,我要将它“抢”进我的手提袋,“抢”上我家的餐桌。

俊丽此刻却“呀呀”叫喊着奔向缓坡底下一块长满碧绿野草的田地,上面有一股泉水叮咚流淌,这样潮润的田坎上正适合生长折耳根,我就以为俊丽发现了野生折耳根。哪知俊丽却奔向田地中间的杂草,蹲下,用手捧起一棵野菜向我展示,并大声说:“好多荠菜呀!”

我顾不上挖野葱了,也跑过去。俊丽是河南人,从小对荠菜情有独钟,我去过她老家几回,每回去都要跟她到野外挖荠菜。初次见到荠菜,我没想到这种小时候我们当作猪草的野草就是荠菜,在她家也品尝到了凉拌荠菜、荠菜饺子、荠菜包子、荠菜饼等美食……

顺着俊丽手指的方向望去,一片嫩生生的荠菜在微风中向我们挥动着绿肥的身姿,长势好的茎秆已有半尺来高,米粒般白色的小花颤颤巍巍,如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演奏着春天动人的歌。

于是,我用刀尖刨挖,俊丽用菜刀锹割,开始在这个山湾里“抢”起了春天。汗水湿透了我的保暖内衣,让我满头大汗,汗水模糊了我的眼镜片。我把眼镜摘下来扔在一边,脱了羽绒外套,脱了羊毛衫,脱了保暖内衣,最后仅剩一件背心。我光着膀子,本来寒冷的风此时却觉得清凉无比,惬意地抬头环顾周围连绵起伏的大山,大山顶上的白雪似乎正在被我消融——我征服了寒冷,“抢”到了春天。

春天之万物,乃大自然之无尽藏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懂得享用者自然会尽情享用。于是,我在朋友圈发了一首打油诗:

野生荠菜生岩坪, 颤颤欢笑在山岭。
本属自然无尽有, 动手即可入锅鼎。

一个下午,我们收获了两大口袋野菜。晚上,大家都在朋友圈晒“偷青”的时候,我们却把“抢来”的春天煮进锅里,一家人围着铁锅腾起的蒸气,围着一锅青绿,细细品尝着我们“抢”来的春天。

冷家寨,位于凤冈县琊川镇大兴村桂林组,距凤冈县城约40公里,是一个冷氏族人聚居的老寨。寨子坐落在奇伟峻峭的万佛峡谷景区,背靠林茂峰翠的万佛山脉,前眺石奇水秀的万佛峡谷。寨中民居依山而建,错落排列。古树梯田、栅栏人家,一派田园牧歌的桃源之景。

源流悠久

冷家寨,是一座历史源远的古寨。走进冷家寨,上点年岁的老人,摆起冷家建的寨史寨源来如数家珍,据冷氏宗祠遗址上的“由本”碑文载:“观夫!人之有祖,木之有本,水之有源也!源远流长,不可绝也。迨自江西宁(临)江府徙四川邻州十字街猪嘴岩三岔分支,余始祖登先公移居贵州思州府所辖龙泉县服四甲地名袁家寨天堂山落户,越五世至高祖金明公续置田产,维生也……”

另据冷氏族谱载及冷氏后人口传,冷氏先祖至明代迁居贵州龙泉县服四甲袁家寨天堂山落户,后又定居堰塘坎,子子孙孙,世代生息繁衍,人丁渐多。一脉嫡亲又渐次筑室移居毗邻的核桃坪、瓦仓屋基、孙家院子等几处苗民旧居屋基,渐渐连接成一片,形成了这个偏野山乡的冷氏大寨。后来,人们习惯地将此地统称为冷家寨。

从冷氏远祖定居冷家寨,至今已逾400年,繁衍近20代人,100多户人家,300多人口,世代或耕或读,或商或织,成为当地书香旺族,闻名一方。

尚文重教

走进冷家寨,无论是民居遗迹,还是族规家训,都散发出“尚文重教,耕读传家”的气息。尤其是在冷氏宗祠的碑文及字库塔铭文中,更能见证冷氏族人尚文之家风。

冷氏宗祠位于冷家寨堰塘坎前方,建成于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七月,宗祠内的“字库”铭文、记事碑文均载,冷氏族人以尚文重教为人生之本,以禁赌惩赌为族规家训。在宗祠遗存的大门石柱上,今仍清晰可见石刻对联:“栋宇宏开如阙千秋炬燹,箕裘丕振旋看一路衣冠”,横额“灵爽忒凭”。“箕裘”,既喻祖先事业,又指由易而难、持之有序的学习方式;“炬燹”,即规矩与法度。可见,冷氏先祖,早将尚文重教的精神,刻联于祠,以示子孙,要以耕读传家来旺族兴寨,并将此立为世代相传的族规家训。

冷氏宗祠内的“达末”记事碑,亦立于清道光十四年,其所刻内容,更是冷氏族人尚文重教的实物见证。该碑记事内容主要有四:一为冷氏族人每年聘请教师执教族中子弟,由祠中出米一石二斗①作为薪酬,另加笔墨银一两五钱;二为族中子弟,每年凡有赴府科试,参考者一次给银五两,如能交上答卷并带回“浮票”②者,给银十二两,有考中者,每年给谷一石二斗,如考上的是廪生(由国家提供膳食津补的在读生员),则银谷各加一倍;三为有参加省级科试者,给银四十两;四为能上京城参加会试、殿试者,则要重赏重奖。

字库塔③,又名惜字所,立于冷氏宗祠内天井坝正中央。

探秘冷家寨

■汤权 秦智芬

为三级四边形翘檐式石塔,塔内中空,塔身由细整料石砌筑,通高约4米(据族人讲,原有的葫芦塔尖已丢失),塔身逐级收小。第二级正面中间有一上圆下方孔洞,是专为投字纸焚烧的洞门,洞门上方刻“惜字所”三个大字,两旁刻诗句:“只字原来藏经洞,见者总当付火中。余烬留在金炉内,天赐福祿永无穷”。侧面刻有道光十八年五月梅岭冷开凤自叙。叙文中有言:“……予沾母训,操家事勤,庶至尚美,特捐资修立宗祠以守前德,于祠内建立字库,愿予子孙世代敬惜字纸,即邻近亦愿将所遗字纸,送入祠中焚化,勿至视字纸如涂泥,亦可以告无罪于诸圣人。”

笔者近年在对乌江流域的民居古建筑拍摄中,所见到的“字库塔”多建在寨前村边,像般建在宗祠内天井坝中央的仅见此一例。这充分说明,冷氏族人不仅崇敬先祖有佳,还把“字库塔”请进祠内,将惜字尚文的家训铭刻于石,以此警醒子孙、教化世人,要尊重文字、尊崇文化。这一形式,不仅是冷氏族人文脉相传,耕读传家的精神信仰,还是文贤崇拜、先祖崇拜的具体体现,更是冷家寨家风相传的又一历史佐证。

附注:

①祠中银粮:多为族长主捐与族人众筹获得;当地习惯一石大米为450斤。

②浮票:填写有姓名座号的纸卷,一为弥封卷面,一为考生留存。

③字库塔:又称化字炉、惜字所、字藏、文笔塔等,是古时候一个家族或一个村寨尊重文字,敬重文化的象征之一,又是培植风水的人文建筑。

嫉“赌”如仇

赌,自古被视为人性“毒、恶”之源,向来与儒教之风相悖。作为一个尚文重教的家族,禁赌必然首当其冲,当然立下族规家训,对违者严惩不饶。

一百八十多年前,在冷氏宗祠上就发生过禁赌的一件大事,在冷家寨一直流传至今,让人听起来毛骨悚然,又令人心生敬畏。据冷氏后裔、当代黔北作家冷启方先生介绍,他从小就经常听族中老人讲述祠堂上发生的那件禁赌大事。

话说清道光年间,冷氏族首冷开凤有一个儿子,自幼聪明过人,童年时便能将“四书五经”倒背如流,至青年时学业渐成,父母及族众无不寄予厚望。待那年的生员科考临近,家人及祠中为其备足银两盘缠,他便约同县内其他儒童一起出发,经平头溪桶口渡坐船过乌江,赴石阡府参加童试。在明清时期,因龙泉县未设立科考场,考生们只得去指定的石阡府赴考。今乌江桶口渡岸边,还遗存有清光绪七年立的“龙泉增廪生员庞格神道碑”一通,记载了龙泉县考生在赴石阡府科考渡江之事,正好佐证平头溪桶口渡,是当年龙泉考生赴石阡府县考的必经之路。

话说该冷氏儒童,因久居偏僻冷家寨不曾出过远门,此番进得石阡府城算是开了眼界,见府城商铺林立,叫卖声声,顿觉样样稀奇。见离开考还有时日,待

安顿好客栈后,便将考试重任抛之脑后,独自猎奇街头,闲逛市井小巷,踏入茶楼酒肆,步入烟馆赌场。在赌场里被江湖人下套,在赌客、老板的挑唆下,很快进入了赌客的角色,享受小赌怡情,大赌怡智的快乐。他自信聪颖过人,在赌馆小试几手,便斩获利益。

此生自认为赌场赌客多为头脑简单之粗人,怎比得了如他般饱读诗书之辈。于是,父母嘱托、族亲厚望,通通抛于九霄云外,全身心沉迷于博弈中。岂知,险恶江湖,奸诈赌场,岂是一个白面书生能识得破的。赌头们的钩饵诱局,让此生忘乎所以,忘我地享受着赌博的刺激与快乐。随着赌桌上铜钱的转动,单双十猜八九中。再随着骰子的飞舞,赌局中的什么一秀、二举、三红、四进、五状元,对堂、押宝、满园春、雁儿行、混江龙、赶老羊、满盘星等等,让这后生弄得烂熟于心,自恃有赌技天赋,怎不会得心应手?数十回合的起伏跌宕,脑子随场中骰子、铜钱飞舞转动,渐渐掉入“杀机”陷阱。几日落战下来,囊中银钱尽数输光,还欠了大笔赌债,待赌梦初醒,已为时晚矣!

交不上报考银两,没了食宿盘餐,又欠了赌债被债主扣押,此生狼狽至极,忍饥挨饿,只得托人捎回口信,叫拿银两去赎人。父母得信,只得速速差人备了些银两和留下欠据,取回了此生。该生随差人与讨债客步行百余里疲惫返程,归家时已是失魂落魄、神情恍惚。父母追问缘由,此生只得道出被设局误入赌场陷阱的经过,双老闻之气愤至极,将此事告知族众。经族众合议,决定严惩此生,以警醒后人,禁赌博、断赌心,以彰文韵家风。

于是,冷开凤连夜请来石匠,在宗祠天井坝立的“达末”石碑半中腰凿出两个圆洞,大小刚好能放进手腕。当日,召集全族老幼齐聚祠堂,命人将此生捆入宗祠,面向“达末”石碑而跪,并将此生双手拉入碑洞,用麻绳捆实双臂,令其向历代先祖悔过,向族人自控赌博之害。冷开凤等族首寨老,还轮番用鞭对其抽打,并规定族中人不得为该生送吃送喝,更不得解绳放人。最终,该生被活活罚死在冷氏宗祠的“达末”碑前。此间,同路来的讨债客不见那同行的冷氏后生,只见祠堂前人进出,又听见祠堂内传出声声惨叫,不觉心惊胆战,已猜得几分缘由,不敢前去探个究竟,更不敢提及赌债之事了。于是,当夜便趁月黑风高,悄悄离开了冷家寨。从此,这个真实的事件就成了冷氏家族禁赌惩赌的教材。

今天,再听冷氏族众酷刑惩赌的故事,依然令人唏嘘。酷刑惩赌,在倡导以人为本的今天已不再主张。但冷家寨先祖惩罚赌博的凛然态度,却一直影响着族人和四乡八邻,教育着一代又一代后世子孙要尚文重教、文风长传。

如今,“达末”碑静静静静地躺在冷氏宗祠旧址上,碑上的两个孔洞还是那般规整,这正是“千秋炬燹”的家族法度和家风体现,更是当今乡村振兴中的乡风文明和文化振兴可以借鉴的历史文化力量。